

# 《醉香》釀造迷茫愛情



影話戲推出最新劇作《醉香》

【本報訊】影話戲最新劇作《醉香》，演員楊淑敏、黃德斌、葉榮堯、趙堅堂及洪節華將一同墮進這個以古代品酒文化為經、愛情為緯，醞釀在酒香的愛情故事。

古人道：「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故事改編自二〇〇四年原創劇《醉香迷情》的上半部，由爭奪酒坊主權而起。他與她乃兩家世交，但他決意吞併她的酒坊家業，挾其酒場百戰未敗的氣焰，承諾業權押於一單挑酒局；她不愛杯中物，卻被訓練成千杯不醉的酒量，到底她該保衛酒坊的最強防線，還是保護自己的感情底線？一場謎一樣的酒局，五個不知身在何方的局中人；究竟是醉還是清醒？有愛抑或無愛？

影話戲由本地資深話劇人羅靜雯於二〇〇二年創立，劇團以「話劇」為主，透過「電影」的語言文化，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戲劇」風格；在內容上，劇團以製作原創劇為主，集中探討現代人生活的視野和心靈，以亦虛亦實的筆觸，親觀古今塵事。劇團曾創作的作品包括「四季系列」之《夏之火：鏡花水月》、《秋之惑》、《冬之祭》、《春之頌》；《非男非女》、《醉鄉迷情》、《7仔》、《遺失了您的眼睛》（「第六屆華文戲劇節」劇目）及《奪面雙蟲》等。

影話戲《醉香》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將於五月一及二日（星期五及六）晚上八時；及五月二及三日（星期六及日）下午三時在香港大會堂劇院公演。門票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有售。查詢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五。

節目於五月一及二日夜場演出完畢後設座談會，觀眾可留步參加。

# 西樂唐代來華 中樂宋元傳歐 學者聚港研討中西方音樂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無論政治、社會、經濟、體育上，全世界都在談論着中國的崛起，現在，連音樂領域，也以此為探索的題目。昨日在浸會大學開幕的「中西方音樂國際研討會」，第一場主題演講，便是由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劉長江主講的「當大國崛起：世上的中國音樂」。

## 馬可勃羅任交流使者

這個研討會由浸大音樂系主辦，於四月十六日至十九日舉行，邀請了音樂學、理論、作曲、民族音樂學、東亞研究、文化研究及傳媒研究等範疇的學者參加。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奧地利、澳洲、新西蘭、荷蘭、捷克、印度、台灣、內地及香港的專家學者，會發表三十份論文

劉長江介紹中國音樂在國際崛起的經過



(本報攝)



參加研討會的人士集合了世界各地的音樂

，內容環繞西樂在中國的歷史及發展、東西音樂交匯、中國作曲家用西方形式作的音樂作品、中國電影音樂，以及音樂中文化混雜等題目。

劉長江表示，基督徒在唐代已將歐洲音樂帶來中國，中國人吸收西方音樂，是由科學、新興事物的角度來考慮，尤其在近代，中國更覺得文明進程及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學習西方的文化，包括音樂。劉長江說，在公元十三世紀，馬可勃羅向歐洲介紹了中國音樂，後來吸引不少傳教士來華傳教，一五八二年，利馬竇便帶着西方的樂器及音樂到中國，葡萄牙人徐日昇也在十七世紀到中國傳教，更得到康熙的賞識，康熙也讓徐日昇去改革中國音樂。至於西方，對中國音樂也有正面的觀感，不少作曲家都會用中國音樂中的元素，如巴洛克時期法國作曲家庫普蘭（François Couperin）便有一首《Les Chinois》，是運用了中國風格的調子。到了十九世紀，由於政治的混亂，加上國力的積弱，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亦有懷疑，形成了學習

西方的風氣，認為西方的東西比中國優越。

## 現代音樂趨向全球化

但踏入二十世紀，中國音樂的旋律、節奏、題目等都漸多西方音樂元素，而音樂人亦日益醉心於音樂的融合，這成為生產新作品的一個重要方法。另一方面，現代文化上的全球化，令人們很難分辨某個國家文化身份，有時候作曲家是為了市場，去創作一些音樂的主題，也有個人的喜好在內。有一位香港作曲家曾告訴劉長江，其音樂中的中國元素，並非是其出身於傳統中國音樂領域，只是將中國音樂視為一種創作的選擇，去實踐其音樂風格。

劉長江補充說，當代出現了一批成功的中國作曲家如譚盾、周龍等，在創作上都運用了中西合璧的元素，如將京劇、中國民間音樂或中樂樂器放在作品中，另一方面，也會用西方樂器，來演繹富中國色彩的樂曲。因此，中國音樂隨着國勢的增強、市場的發展、音樂家的成名及國際化的趨勢，而更多地被運用於中外作曲家的作品中，也被世界上愛好音樂的人所接受。

昨日出席開幕禮的嘉賓還包括浸大副校長（研究及拓展）蔡亞從、浸大文學院院長鍾玲。

浸會音樂系學生在開幕禮上表演了一首中樂《胡笳》

(本報攝)



# 殘疾人書畫賽評審訪港

【本報訊】為宣傳推廣殘疾人文化事業，由國家民政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中國浩天國際發展集團、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央美術學院、中國國家畫院等部委及單位聯合發起舉辦的「感悟生命藝術，傳遞社會關愛」全國殘疾人書法、繪畫大賽。大賽匯集兩岸三地數萬名殘疾人書畫藝術作品，經評委選出優秀作品在北京及全國九大區域巡展，舉行大型公益演出及慈善拍賣晚會，作品拍賣所得捐予支持四川災區殘疾人文化事業。

大賽組委會副主任兼執行秘書長王偉國陪同部分大賽顧問評審團書畫藝術家來港進行交流考察，得到大賽組委會副主任兼駐港澳台執行機構主任鄧崇光熱情接待，並在中環花園道51號科達中心十一樓展示他們的作品，他們並現場揮毫潑墨完成作品作慈善用途。交流展示會至本月十七日結束，開放時間為中午十二時至下午六時。



王偉國（後排左三）、鄧崇光（後排左四）與部分大賽顧問評審團書畫藝術家合照

# 視藝傳真

美術編輯：李志文

# 許江 畫葵強調生滅交錯

本報記者 張帆



▲銅雕作品被擺放在上海美術館外廣場  
▶《青葵》 油畫 2008年



然而，許江的最「根本」的身份是一位藝術家，他不斷努力探索與嘗試，通過深刻的文化思考形成獨特繪畫取向，又通過自己的繪畫實踐解決文化認識問題，在繪畫中抵達當代文化的通境。

## 筆下葵原蘊含憂鬱

二〇〇三年以來，許江的作品多以葵花為題。本次展覽就是六年創作的集中展示。當下的上海美術館，儼然是一座「葵園」：美術館門前的廣場上，兩支直徑五米的葵花橫躺在那裡。許江說，上海美術館的前身是跑馬總會，六十年前，第一堆慶祝上海解放的篝火在這裡燃起，不少次激動人心的遊行以此作起點，它是上海的原點。而他的葵不僅是自然的，它同樣擁有故事，同樣經歷苦難，卻充滿希望。

在這幾年間，許江特意為上海美術館畫了一批葵。一樓展廳兩側是十餘幅巨大無比的葵，一幅葵就佔據了整堵展牆，為了畫這樣一幅九米長的葵，許江花半年時間才完成。無論是銅雕的葵、油畫的葵，還是水彩的葵、蠟燭的可燃燒的葵，總是傳遞給觀者一種悲劇般的深刻。

從畫面視覺構造來說，許江描繪的其實是「葵原」，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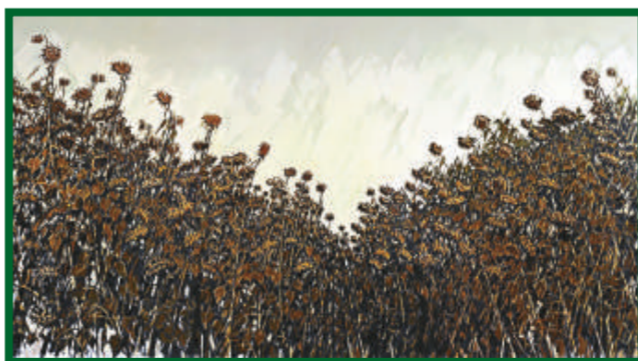
《葵林》 油畫 2008年

## 不斷努力探索嘗試

許江現兼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浙江省文聯主席、浙江省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國美術學院院長。多年來，工作貫通了當代文化的方方面面：他是藝術界重要的學術組織者，長期擔任上海國際雙年展的藝委會主任，組織與策劃當代藝術的重大展覽，國際著名的《藝術評論》(Art Review)雜誌將他評選為當代「國際藝壇最具影響力的百位人士」之一。他是一位教育家，作為中國美術學院的院長，他秉承這所藝術學院的歷史文脈和精神傳統，提出當代文化境遇下「多元互動、和而不同」的學術思想。他也是多產作家，出版了《一米的守望》、《視覺那城》、《南山肖像》等一系列文集，針對中國當代文化建設的語境和方略進行系統、深入的思考。



《葵簇之一》 水彩 2008年



《葵巷》 油畫 2007年

着燎原之勢，向觀者迎面襲來。那是一種根源於沉思的深重的憂鬱，與他上世紀九十年代通過城市風景捕捉到的歷史與廢感相比，這種憂鬱更深刻——它來自畫者對世界和大地的「天問」式的思索。

葵花亦被稱為「向日葵」，在藝術作品中，通常以單個出現，象徵着活力。但許江的葵從來都是集體的，或為列兵般精神抖擻的「葵陣」，或為疊加堆積如火焰般升騰的「葵塔」。畫面呈現出一種集體視覺，蘊含着巨大的力量，此力量卻絕不僅僅屬於葵本身，而是來自那孕育且承載萬物的大地。葵與大地的合體即是葵原，那漫無邊際的葵的原野，反覆更生於沉淪與拯救之間。對許江這位文化守望者而言，葵原即是家園。在荒原與家園邊變之際，蘊藏着一切存在者存在的秘密與根源。

## 雪地葵園震撼人心

「我曾經在夏日裡看過奧地利一望無際、金燦燦的向日葵，但是它們一點都不可愛，就像被寵壞的孩子。」許江回憶道：「後來，我在土耳其的小亞細亞草原上看了一片被忘卻的葵，它們都朝向同一個地方，不是面向太陽，而是太陽曾經升起的地方；我還在冬日的內蒙古，在白茫茫的雪地裡，花了兩個多小時，找到了那片葵園……當時，我的確被震撼了。」



畫2005年 《葵園十二景——西風瘦》 油



畫2005年 《葵園十二景——安公子》 油

被拯救的葵園：許江新作展  
時間：即日起至4月24日  
地點：上海美術館